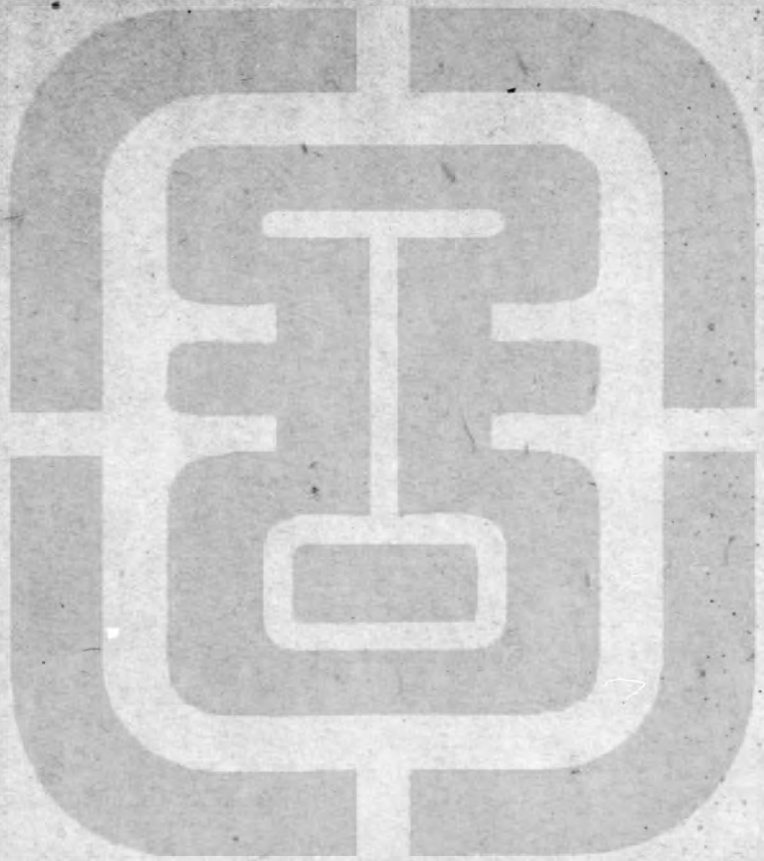


詩話總龜



後集

詩話總龜

卷三十一之卷四十
計一百四頁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一

格致門



後集



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
意曲折後余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
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
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
國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
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躑躅無縱鱗言誤身如
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見必言

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
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
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
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
焉能心怏怏抵是走跋跋又將去海而去秦也
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
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
懷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
江湖之外雖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
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
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如
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詩眼

曲水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
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郝曇云王鄴而下十五人詩
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
五言而又兩韻者兩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正
十六字其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

輦終日不能措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
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
為愈黃常明詩話

白樂天獻晉公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
州時雖叙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
可為作詩法也碧溪詩話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
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
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

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
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
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
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驎長
鳴詩曰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
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蓋方繁此等句與
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丹楊集

古詞云苔窠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棠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幽也大刀頭上

有鑲還也破鏡言月半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橐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楸枰着盡更無棊破衫尚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

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舟揚集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者晉宋間人造語題品絕妙今古近世蘇黃帖題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為要妙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

派月上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

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同上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
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
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
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
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

同學者亦宜詳味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
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容燈青映壁城角冷吟
霜淺山寒帶水旱日吹風川塢半夜雨卧冷五
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姿亦學可及學者
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
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信今如何
墜馬諸公携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
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

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伏爾布嘉惠寄
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實九云
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
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
若謂卑則甚之稱爾則後三人皆非穉孺之列
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做法門

退之心訝近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
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久欽

江摠文才妙自相虞翻骨相屯又云久請郭璞
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韓云我今罪重
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永叔云今日始知予
罪大夷癘陵去此更三千柳云十年憔悴到秦
京誰料今為嶺外行王云十年江海別常輕豈
料今隨寡嫂行柳云直以疎慵招物議休將
文字趨時名王云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
月負登臨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云七

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黃云五更歸
。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
然故也 黃常明

老杜兩詩云紫崖奔颯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
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
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眼別
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黃常明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
柱雪車二詩雖作語竒怪然議論亦皆出於

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祖不
爲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
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
欲何之秘藏深 窖以御炎酷如此等句亦有
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丹揚集

張籍云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効方坡贈金山
元老云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客任居常
樂天云赴涼行遠竹引睡卧看書坡云引睡文書
信手翻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黃常明

詩病門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
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
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
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
固諸序尤須詳味學古人文字須得短處如
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
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
太新奇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画

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
思致出新意於法度之表前賢所未到然學
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日度度見詩詩
摠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
處逢人說項斯集 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
云踈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
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
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

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曾常之

樂府門

周美成為江寧府深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
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
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美
一作見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
其牆繡閣鳳帷深處許聽德得理絲簧欲說
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
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

宵不到伊行問甚時却與佳音密耗癡將秦鏡
偷換韓香火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新綠待月
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俞義仲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
知常州嘗目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
又攪碎一簾抱影謾試看春衫還思纖手薰
徹金虬爐冷動是愁端如何 向但怪得新
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
省別時淚滴羅襟猶疑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

託春醒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
芳景空佇立盡日欄干倚遍畫長人靜旣成
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郡李以嚴治京兆
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
群始令謳此詞必待其間乃正娼如戒歌之三
四季果詢之幹臣感頌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
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
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斬之感慨賦
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語今爲適有天幸公

擁麾于彼不審能爲我之地否李曰此甚不難
可無慮也旣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謂次第李
云郡官常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
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
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迺亦至此使郡中萬一
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堦荷校送
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惧求援
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
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旨即日承命然後舍

之

曾文肅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
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
弟獨良眉藉甚衆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
池莫倚善題鴛鴦賦青山須符健時歸不似
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
為知己也揮麈錄

世傳温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
遲、虛廊轉影槐陰迤迤西斜彩筆工夫

難扶脫意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遠幽砌尋
花柰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
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年華人日笙歌叢
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箒感舊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見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東臯雜錄
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陽作長短句云平山欄
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
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
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

歌枕江南煙雨杏香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
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藝苑雌黃
賀方回詞有鴈後歸云巧剪合 歡羅勝子釵頭春

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即宜此酒行樂駐
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恰舊遊
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
守當塗方回過馬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山
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唐劉
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總

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鴈後思

發在花

前乃曰名下無虛士復齋漫錄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

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木色余謂後

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

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

下水澄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

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

登燕子樓詞楚山秋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
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詠
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
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叅寥詞缺月掛疎桐
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
露遠洲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迳
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
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

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
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蓋其謬耳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二

後集

樂府門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

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

心樂事誰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

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

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佩高會盡詞

客清懽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翻若驚

鴻體態暮為行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娛麗似

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迴嬌鬟低鞦韆腰肢
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
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
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
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
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
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
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
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

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
吾溪漁隱曰冠鄉詞
有露洗華桐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中春天氣
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
陰真語病也復齋漫錄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
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
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時年八
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
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

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
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
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了遺矣追思曩
時真一夢耳東坡

召溪漁隱曰吳興郡圖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
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又
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
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
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九十五

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
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
作後六客詞云月滿召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閒
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
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
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東坡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
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
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儂子縱

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率自稱云奉聖旨
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
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槩
非羈旅窮愁之辭則閨門媼媠之語若以歐
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
較之萬萬相遠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
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呈現永應制撰詞
意均厚息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液翻
之語其間宸遊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閣合

遂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
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第舍間何
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詞
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早
行詞頗自以為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
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則已辨色矣而
後又言楚天閣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
如是藝苑雌黃

先君頃嘗乞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

夢中身歸棲水雲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
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浪起光
景如梭人生浮華百歲何妨盡沉醉卧龍多
事謾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
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
車萬馬塵聲急短棹悄寒欺酒力飛雨息瓊
花細細穿窓隙我本綠簑青箬笠浮家泛
宅煙波逸渚鷺沙鷗都舊識行未得高歌與
爾相尋覓言溪漁隱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
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
李後主盖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
時難復齋漫錄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
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
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次玉笛
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
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

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
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
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元宗悅南唐書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
詞曲妙絕嘗有謁金門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中主聞之因按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
職在典刑一池春水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
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常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

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詞有此一句最為警策
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右本
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
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南唐書載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
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
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
碧波間還與客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
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簌簌淚珠多少恨倚

欄干其二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
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
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
主即位感化以其詞禮札之後主感動賞賜感
化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嘗作此
二詞古今詞話以為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
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
雖分鹿豪亦氣槩可喜今謾筆之詞曰炎精中

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
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并曹劉割據白骨今如雪
書生鑽破竹間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吾
君神武小會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放職狂虜何
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闕無路徒有衝冠髮孤
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苕溪漁隱

孫臏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鳴
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
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看枝酸吳姬先

菖寒 苕溪漁隱

苕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
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
美詞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
尋芳未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
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
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鴈斷恨隨去水東流
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觀者

甚美止見其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
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
兒梢朶香紅劫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月
無迹不露牆頭此子真消息調寄醉落魄

苕溪漁隱

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
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
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
此矣徐幹臣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

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
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
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
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
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遠天涯徐師川柳
外重重疊疊山邊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
其意絕相類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
一本是水竹舊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
新蔬果則與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疇昔尋

芳秘殿西日厭金鋪宮柳垂垂然秘殿豈是
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侯元功家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
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
於紙鸞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
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縱無
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
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
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

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夷堅志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鳴蛩淒楚來窓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推乃節手曠望眼閑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為君吟為君壽 言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二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三

後集

樂府門

古樂府有詩云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襍穢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逐王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歌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

花銀河垂地月上攔干曲此語非觸熟者之所
知也漫叟詩話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
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
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
等閑簾幕小攔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
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
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
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余水

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
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
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
也苕溪漁隱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樓柳心月歌散桃花扇底
風不愧六朝宮掖到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紫花
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
掃畧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
是愁時候極為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

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悄花枝瘦蓋法山谷也雪浪齋日記

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為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摺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銷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幾二鼓矣卓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

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簾纖雨謾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夷豔志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後山詩話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卷作新樂府翫敲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故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

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後山詩話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曰曾看
荆公曰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荆
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又細雨濕流光最妙雪浪齋日記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
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
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
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息時

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
下世西清詩話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
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賈消磨最是
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
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
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願乃揮淚宮娥聽
教坊離曲哉東坡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曲欄金箱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
去後望殘煙草低迷余嘗見殘葉點染晦昧
意其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以作
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西清詩話

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
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
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月城
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

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
圍城中春間作此詞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
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前人評杜詩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若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
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璟有詞云手捲真珠
上玉鉤或改為珠簾舒信道有詞云十年馬上
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非所謂遇知音漫叟詩話
吳越後王來朝太朝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

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手搦情脉脉看取玉樓雲雨
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后山詩話

山谷道人向為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
和善丹青必有形於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
以其詞增損為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余以告大
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煙波圖
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前白
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
一身青蓑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夷白堂小集

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透綠蓑

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
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
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煙波老誰能認得閑煩
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
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檣頭
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檣頭雖是船名今
以雨觀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

笑以為然吾溪漁隱

鄧肅謂余云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下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快則快我兩箇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開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耶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即耳非破開之驗耶復齋漫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三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三

後集

樂府門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群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扣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怒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志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

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粹其怒愈甚秀蘭妝淡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盛待浮花浪盞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觴共粉淚雨款款子瞻之作皆紀目前

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古今詞話

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稍稍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閑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為勝也君溪漁隱

東坡言如夢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
不雅改云如夢章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
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
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曰曾宴桃源
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別時殘月落花煙
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依
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紀多是臆說初無所
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為正召溪漁隱

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氣宋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

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

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
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

為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

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復齋漫錄

召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

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

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

政和中一中責人使越州回得詞於古碑陰無名無

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辭
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
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
抽碧玉簪細柳輕窄黃金縷鶯轉上林魚遊
春水幾曲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
念歸念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
清坡無雙鯉雲山萬疊寸心千里復齋漫錄

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於汴河上掘地得右刻
有詞一闕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

麗欲命其名遂據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今
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
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
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四

後集

樂府門

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
馬至溪山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後
十年築室黃崗之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
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
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
花回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
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

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
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
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
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
常自以為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
之故東坡因以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
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
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
可憫矣也復齋漫錄

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申為乙稱其
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為說殊無根蒂皆不足
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
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山谷嘗歎其句
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
詞用李後主問君却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
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
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

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為任世德
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
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
集乃以八六子為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為涪翁
作晁無咎益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
絕者為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月娟娟
夜寒江靜山銜斗者為蘇叔黨作皆非也復齋漫錄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
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

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
句詩并七言絕句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
小秦王必須襍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
影重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朝山
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
漁浦山頭日未歎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
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齊南春好雪初晴行到
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
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復齋漫錄

東坡別叅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
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
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
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筭詩人
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
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晉書謝
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
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
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

都尋薨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輒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由
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
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為成讖矣然其詞石刻
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初六日余以東坡
先生年譜攷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
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
穎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

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
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耶復齋漫錄

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
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
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
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
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
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
花引緋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於隨州

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
川空淚眼之句侍兒小名錄

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窓迥戲詞盛行于世
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
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
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
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
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
立盡西風此詞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

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作非也若溪漁隱
凡作詩詞如常山之蛇要當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
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詞其首云青煙幕處碧海
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都
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携
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
謂善救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詞
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挿天碧柳被何人推上一
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池銀闕亦已

佳已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明
朝塵世記取休與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
得不佳遂弃全篇其氣索然矣若溪漁隱

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
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
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
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
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淡泞淨可數
丹桂叅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

向坐久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
瑤臺冷闌干凭暖欲下遲遲
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
相思最関情滿聲正永暗斷腸
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
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
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
素月長願相隨若溪漁隱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
作西江月詞白世事一場大夢
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
廊看取眉頭髮上酒賤常愁客
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
孤光把盞悽然北望坡以

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
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
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未
句可見矣古今詞話

鄒志完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
長短句相諧樂云有箇胡兒模
樣別滿領髭鬚生得渾如漆見
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
黑繭子摘來須有千堆雪莫向
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将伊摘
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鬚也有箇
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毵毵身披
一副點裙衫緊纏雙脚

苦苦要遊南閩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髭
髯鉢中無粥住無庵摩 登伽處只恐却重叅
此志金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
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云有才何事老青衫
十載低回北斗栖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
古人叅今見古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
知閑望登臨處極目登臨萬里天志全語也一尊
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友誰肯相從
寂寞濱人生似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盃到休辭

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全自元符間
貶新州徽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未幾謫零
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復齋漫錄

曾端伯愷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為徐師
川作梅詞點絳脣為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
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冲冲即正言諤之
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
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
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之念奴

嬌詞云素光練浮映秋山隱隱脩眉橫綠鳩鵲
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湧
霧飛過廬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
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岩飛瀑對飲
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忝橫翩然
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
點絳唇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
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
來也風吹芷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

卷蓬瀛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燕下
層城二十五絃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烟
水斷歸程捲霓旌為誰迎空有千行流淚寄幽
貞舞罷魚龍雲海晚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
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若到松江
呼小度莫驚鷗鷺四橋畫盡是老子經行處輞
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向句作箇歸期
人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漢老
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

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
天邊識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
飛或云叫雲乃曲名非也茗溪漁隱

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
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
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天晟府蔡攸携
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不京覽其
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洒江
梅白竹梢稀處橫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

風欺無情燕子怕春

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

來歸鴈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間玉堂
何似茅舍踈籬傷心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
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白倚清香未減風流
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
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
春色緣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茗溪漁隱

政和元年尚書蔡疑為知舉尤嚴挾書是時

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以其詞
只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葉地手把懷兒
摸甚怜限出頭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
只是看是班駁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
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相度只恐根底有
人擣着上庠錄云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四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五

傷悼門

後集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
翱載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晚年
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
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朝
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凡之在病則齊其
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
遠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

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
德力之所成就故於坐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
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
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
神道墓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
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
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能返至於
發狂慟哭今觀易箦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
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葛常之詩話

太白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
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中酒
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
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園中又平原君安在科斗
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
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
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千萬篇只是此意
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寓
深遠各有所當也黃常明詩話

魯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
小女甫六七歲甚為慧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
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
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
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
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
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
墨土閤空傳三靈譽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矣後
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塘

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道守反正之議
張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揮塵錄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
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鉢上章
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
喪如陳留楊羗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
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
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莎
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

藏骨之地天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
詩云後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
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
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韻語陽秋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
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
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
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
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

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
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同上

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子美其詩高
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
之詩得之矣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
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
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
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見
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

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
忍四海赤子寒飈傷屯悼屈止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

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雒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元齡嚴武之

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
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
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
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耳葛常之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
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
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臙刺新胎髮
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瓜蘇顆黥肌膚微之云
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

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懷抱夭而
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故之
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
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家而
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為難也若使學空天
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道者
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
哉葛常之

韓退之作李于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

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
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
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
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
屠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
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死血姪女丹砂
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
身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
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

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傍乃不可
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
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
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死宜哉

丹楊集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
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
題於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
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

城邊荒古丘昔誰塋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
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
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渡亂
峯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
崖月上煙劉儻云天連鴈前人有古戍天連鴈
之句

張南軒挽劉觀文詩憶昨登廊廟忠言達帝
聰所思惟盡瘁敢復計成功半世江湖上千憂

寤寐中 汗青誰秉筆請攷衆言公一國
耻臣當死公家三世心忍看誰絕筆誰續斷
絃音精爽今如在衣冠恨更深却嗟踪與志處
世漫侵尋二平日多奇節中間似富公天從廬
墓請人說抹荒功辛苦培邦本雍容過亂鋒
又傳道奏切更過子襄忠三曾是南荆地他年
竹馬迎旌旂嚴騎士孤矢盛民兵細攷規摹舊
還知節制明思公如峴首同我淚縱橫

南軒挽王詹事詞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排

姦力扛鼎憂國鬢成絲方喜三旌召俄興一
鑑悲西風吹淚眼夫豈哭吾私

東萊挽王啓事云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
天不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莆田雨簫橫雪
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

東萊挽汪端明云異時憂世士歎息恨才難每
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合復
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王龜齡悼張安國舍人云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國

光高名一枝桂遺愛六州棠出世纔成佛修文
遽作郎長沙屈賈誼宣室竟淒涼

東萊挽魏國錄云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
落山林氣拳拳歆畝憂極知千載遇正用一身酬
統舍閩溪水朝家日夜流

呂獻可為中丞因劾王荊公被黜後卧病以手書託
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
之曰更有以見囑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
君實勉之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

獻可不及見矣及温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
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蓋記其
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歸田詩話

許彥周詩話云陳無已作曾子固挽詞云丘園
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也任天祖
云此二句言九原雖不可作而文章之令名當
與江漢俱存老杜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
江河萬古流王介甫曾有贈南豐詩曰曾子
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故此引用

山岩挽韓忠獻公云冰枝憂木稼食鼎恨長庚漢
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
名木冰為木介舊唐書寧王卧疾引諺語曰
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
然王荆公挽魏公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顏
果見哲人萎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
存考功員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
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

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告作違離
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
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
吳策文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
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
褐曾陳定羗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
國吟牋落夜雨溪堂燕豆踈前輩詩不獨
語言精鍊且足着題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
陳無已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温公
挽詞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方隨日化身
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
游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
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
稱之既卒余收拾其殘草編成一集號曰呻吟
惇夫自少便多進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

云高歌感人心悲將奈何其作棗陽道中詩
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
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
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
父子情蓋謂惇夫與其子歆何也蔡天啓亦有
詩云人物於今歎渺然孤墳宿草已生煙日暮
行人道傍舍應逢年少共談玄其餘作者甚
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五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六

後集

寓情門

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
妓為當時第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
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
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
藝杜獨坐南向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
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
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

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
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
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蒼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於傳國傳家大醉
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顏紫雲
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
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
峭眉目端麗李公為戶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
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

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詩有云忽發狂言驚四
座兩行紅粉一時回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
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
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
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
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向欠伸內
人極精戲作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

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
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
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
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
背斜陽若教眄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
及坡之偉麗也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
南柯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
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

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

臺公子賦高唐

藝苑雌黃

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
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
着眼未分明其二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
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
城山谷云無已他日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
顧影徘徊樹耀太甚

歐陽文忠公與趙康靖公緊同在政府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
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
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
能後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曾賦詩云古
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
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
我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
駕為從容因勝其遊從之地為會老堂明

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
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
也蔡寬夫詩話

康節春遊吟云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
重洛陽金谷暖橫金殿碧銅駝晴合綺羅
光橋邊揚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墻白馬蹄
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擊壤集

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
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闔

為戲其來已久

復齋漫錄云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云醕酌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香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薇觀詩春來猶不到金庭桃杏

離披柳已青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節獨立紫薇亭

怨嗟門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窮秋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恠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蒼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

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箏何能辯榮辱具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箏之樂也曹立之詩話

司馬遷遊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摠憤排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排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尼鳥

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晉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排之言非虛發也韻語陽秋

晨北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
昔無極亂楚李義山造北齊云小蓮玉體橫陳
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城都畫手開十眉橫

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
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施豈是稱
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一物皆可以為戒黃常明
杜牧張祐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鬼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
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詭容卑迹賴君門春
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大相
犯嗚呼朱英之言義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
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

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
有二絕云朱英意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
旦棘門竒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
孟軻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
憑宮掖妻邪謀黃常明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
道乃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認諸軍進討於
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齋行
二篇以快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

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
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挽槍星又云太山沉
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
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力為師
道屯陽穀以當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王
之神也宜福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
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
終乎天之所報速矣黃常明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

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
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
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
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姑來茲山
中休駕喜地僻柰何物累迫一歲四行役則自
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
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
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

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
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
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
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
為此也同上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
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才非韓則求而有獲者也
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
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則求而無所

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
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
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
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同上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
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
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
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
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谷裴道州

詩云露名但蒙寒温問泛爰不救溝壑辱簡
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踈
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
當時能矜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
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
温余於子美亦云嘗常之

李翱賦衆囂囂而雜處咸嘆老而嗟卑碩子心獨
不死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常稱之觀老杜漢
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槎烏能學衆口吐空咨嗟

正同此意同上

樂天誦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
夕聞君得九江垂死病中驚馬起坐暗風吹雨入寒
牕白謂此句它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
猶惻惻耳復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
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裡曉燈
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戚戚也子瞻送文
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
推之前詩厥論尚矣然居易答元書以三泰為

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嘆之語恐特傷離

索耳若溪詩話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庭怨詈於道怒隣
罵座之所為也余謂怒隣詈坐固非詩本旨若
小弁親親未嘗無怨彼何人斯取彼諧人投畀豺虎
未嘗不惜謂不可諫諍則又甚矣歲規刺誨
何為而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
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譎諫而不斥者惟風為
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虹小

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
優柔婉媚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
文句句必盡規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
戲子美亦戲效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
俳不獨文舉然為自東方生而下禰處士張長
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
口角如銜拊試以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

下喉近亦能稍嚙皆謹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
數寄蘄簞與浦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
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衾一夜雪寒
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
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
先說餽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
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闐食筍云紛然生喜怒
似被狙公膏種茶云飢寒未已免已作大飽計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凭空案一字不

可煮皆斡旋其語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
指汗顏者異矣黃常明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
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
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
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
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
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

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牛犢竄南北山行水
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蕭葭
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播陣馬
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
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
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
遊八極之表耳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六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後集

譏諷門

東坡遊武昌寒溪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
武昌宮又同遊因卧九折嶺褰衣獨上吳王臺出
於一時筆快遂以上宮目之繼而有李成伯詩云
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仲謀
交號令本初竊地捨姦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
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尤道帝
王宮語幾乎詈矣但渠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

昌韓侯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
實為帝里其罪大矣 若溪

永叔萬釘寶帶爛慢環人謂此帶幾度道看觀
子美緋魚以及之扶病垂朱紱挈帶有朱紱銀
章付老翁世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不共宜此
服耶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縮章
紱受性本幽獨 若溪

唐竇常年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鞏
客隱毗陵因韋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

去陳及子 多一四字

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寢驕牟諫度不可
諫即移度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居詩云燕燕
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羣嘗為黔
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
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而鞏詩中乃有自
京師將赴黔南之任所謂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
初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
此詩疑羣所作而誤竇鞏集中爾常歷武陵
夔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筭老

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庠詩不見其廵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
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
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羣詩
稍低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羣詩有放魚
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
為羣而言乎史載羣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
號嘽嘽翁乃肯為是耶高立之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徃徃皆佳句

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
祚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
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
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
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
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
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酒有所
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竒趣何也武帝文

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涓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翰目玩三春萋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挑墟之洩能處順耶五羊之禍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韻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于一

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之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不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韻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

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
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
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
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虫漢家故事
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
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
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
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

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今士庶傳習
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
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虫魚晚歲雕虫耻壯夫
自是諸生尤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
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
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葛立之

石筍行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小臣
非小官也凡事君不以道雖官尊位崇不害為
小臣耳下云政化錯迂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

此非官小者所當也但乍讀者則小臣之語似
不指公卿耳末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
本根豈非欲取渾敦窮竒投諸四夷商使天下
如一心戴舜者歟

若溪詩話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醲此與孔子和而
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真
得表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

急編躁甘莖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
謂露才揚己忿懣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
者猶狄之志也揚推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模孫卬云遷廢
固命也何事莖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
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丹陽集

王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
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竒

奇歌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
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
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
山人至曰汝怎生作詩嘲大臣張曰某自來多
作十六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王直方詩話

黃魯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
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

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
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
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
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

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崇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楔飲詩云未酒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注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龜山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

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

學齋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

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

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

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

世豈復有偽撰耶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

熟十詠恠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

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

後為厠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

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苕溪漁隱
曰東坡此語盖有所譏而云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
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蝻蟬江珧柱格
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
風動氣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
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
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盖一時爭名之詞耳
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議所謂蚘蟴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者耶

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
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
也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
醉眠詩人以為幾於湯燭右軍也王直方詩話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邊帥
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卷之
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
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最是蕭蕭

句無人繼後風蓋為是也東軒筆錄

揚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

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

唐白塔院詩日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餘

謂分界堠子語也後山詩話

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

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

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棄之隱居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八

後集

歲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

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意言但

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

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

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

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
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譏時鹽法峻急僻
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
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
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
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疆半在城中意
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
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
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

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
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
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
卹農耕蕞死蕞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
政泣愁淋衣襟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鷲下
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
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
勿厭藜藿是時盧秉提舉鹽事辟手畫開運

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
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
河中間有湧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嗟泥雨
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
不早弃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
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
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
後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
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識此哉故云寄

語故山友慎莫厭蒸爇而思仕官以譏開運
鹽河不當以妨農事也

東坡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
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
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
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
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為其時好
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

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
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睚圓肉中畫骨誇尤
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
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
後先主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
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良之御者
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子瞻臘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淵一入池檻
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吟

進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
終老約朱綬豈合幽人紆人生何者非遽廬
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
萑蒲麻鞋短襪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
自作五柳傳潘閔書入三峯圖吾年凜凜今幾餘
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畫易
虎難圖摸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
箠環呻吟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至為殘盃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為清觴異味即
云新歡便飽姜侯德王倚為沽酒割鮮即云故
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炎老饕餐如是哉蓋託文
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褊性貪幽棲干
謁傷直耻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云
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已應春得細頗覺
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痴人以夢為實故示姪
濟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

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飢來驅我去不
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其卑污乃
爾不肯為五斗折腰殆與此異矣

試問高吟二十首何如低唱兩三盃又譬言如長大
人不以長為苦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天覺真
替云書生大抵窮多相金眼除非是堯公皆
笑林語也東坡

北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數澤又言琵琶多如飯
甌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

人吏稀惟足彪與戲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
而不多得近城人虎雜居戲為對云國冠思得
多於鯽士人刻木惟宜少似彪

某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
周公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鮓有對矣滿堂盧
胡不止同戲為足成其語云京語鮓先誇召伯
浙因魚或號周公碧溪

文潛詩兒曹鞭笞學子官府公羽伶兒痴傍笑侮
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鞭

笞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
先我笑為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
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
催租癡等閑戲語亦有所補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
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
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後山詩話

山谷乞猫兒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盆
攪夜眠聞道理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

蟬雖滑稽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後山詩話

山谷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綠坡竹此出髯奴傳炳之火以為憾送零陵王簿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煙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王直方詩話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

酒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東軒筆錄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瞽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噤短於口後人號惡啄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鞀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

過月裏笙歌場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替寧笑謝而已西清詩話

劉義落葉詩云返螳難尋穴歸禽易見窠
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煙
半雨溪橋畔問杏問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
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
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苕溪
漁隱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黑髮翁平明不待

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邊
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
年尤甚洛人目為蜜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
胡騎犯邊師雄蒼黃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
土窟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窟為土空遽為無
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
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隱居詩話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

比稷與契其平居趨向自是唐虞上人時誇儀
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淑裘蘇季
子歷國未知還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
姦民蘇張為渠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
首陽裘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
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岩溪

許彥周詩話黃魯直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

至智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子

學者不可不知也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八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九

後集

神仙門上

呂巖字洞賓一名岩客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曾

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終禮部侍郎父

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母

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白鶴自天而

下竟入帷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

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

頸修顴露額潤身團鼻梁聳直面色黃白

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筋頭大如功曹使者狀兩足下紋隱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白襪衫繫大皂條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鐘則扣留心記取後遊於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黑主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四一六年五十始知道六十四卦已盡乃始於乾此純陽之

應

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推乃紫筇腰掛大瓢書三絕句于壁一曰坐卧常携乃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中一丈夫二日得道真仙未易逢幾時歸去顏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三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鐘離其姓權其名雲房其字洞賓再

拜延坐異人曰可吟一絕予欲觀之洞賓筆不
停綴書二十八字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
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異
人見詩喜曰子所居在終南鶴嶺可從予此行
否洞賓因隨雲房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
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夢以舉子赴京
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甚諫給
舍翰苑秘閣郎曹從橐諸清要無不備歷升
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

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
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
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
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
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
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
慨嘆知官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

求度世術雲房說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足若
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快快自失
弃官歸隱後雲房十試洞賓皆過因與洞賓
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曰汝此去
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
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
之記矣洞賓遂隨雲房入終南而傳道云本傳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
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

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
風骨秀偉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
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
所不道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
席間曰聞道人喜飲欲以曷先為壽如何公
曰飲器中惟鐘鼎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
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首小至
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

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浮白常命東老
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常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
輒拂去笑曰祇恐棋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
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
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
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挿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
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
求驅蚊之法回云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
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

陰功此余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
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
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住
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
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
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階也
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
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
達旦則釀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漚矣回

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
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席上榴皮畫字
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
贈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関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
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
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

九日嘗謂余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余意
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階又適在京師干
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
無有不驗陸元光曰仙錄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
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
傳此詩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
終難整又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
話云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

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
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恠誕無
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畜少女本人終
有孕即遣去後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晝
夜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
不食年九十有七正如三十許人尤好誇誕大

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甘送果或
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真仙也一日洞賓

詭為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洞賓以兩足
踐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驚異延
座置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
酒洞賓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藹
群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嘯鸞笙
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渺玉京山唱徹步虛
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
蜀牋請書洞賓以紙尾倒書徹紙首字足不
遺空隙婁大驚喜方欲請問道要洞賓曰吾

已呂相傳矣婁請益復曰吾已呂相傳矣
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婁忽不快
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呂相傳之說與夫
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回仙錄

陳公執中建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縵縷道
士至即洞賓也陳公問曰子能技能曰我有仙
樂一部欲奏以侑席腰間出一軸畫掛于桂上
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妙人累々
列于前兩女執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

花貌麗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
玉佩轉動珊珊然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
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
特異三閔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
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
諸神皆化而為此公亦願學否陳以為幻惑頗
不快道士顧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
道士取軸張口吞之索紙筆大書曰曾經天
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

電爐中丹焰起蒼煙終騎白鹿過滄海復
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閒聊戲耳無人知我
是真仙末題云谷客書即出門俄不見陳
謂谷客乃洞賓也悔恨欲扶目未幾謝世同上
洞賓遊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
算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
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竟
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汝罐能容否之道
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戛戛有聲俄不見僧曰神

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
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身固非我有財亦
何足戀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焉疑
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汝取片紙
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
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罐碎有片紙題一詩
曰桑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
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
俟君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我呂公也始謂

汝可教今惜錢之念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及矣同上

石介守道為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回叟上謁袖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為謀石遜謝不悟其旨延以酒食日將夕叟醉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既及暮年因賊孔宜溫謀逆石嘗有書與之坐貶卒同上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回道士謁貌清癯短褐

不掩體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世系不必問所請教者奕棋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書詩曰仙藉班班有姓名蓬萊僊客呂先生凡夫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間已失之矣庭下煙雲滃然移時不散同上

宋朝張天覺為相之日有縑縷道人及門求施公不之禮敬因戲問道人有何仙術荅以能捏土為香公請試為之洎更煙罷道人不見但

留詩於案上云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
洞賓詭為回處士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
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麵耳遂去旬日携少
許麵至自炮設教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吸
茗因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甌
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蕊
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工夫兔毛甌淺香雲
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

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岵外不肯移根入
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別去後
僧亦仙去同上

永康軍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
及莫飲佳醞已及石餘衆恠之相聚以觀倪需
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
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於壁曰鯨吸
鰲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頽醒時兩袖天
風冷一朶紅雲海上來末書云三山道士陽純作

以土一塊拂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朵紅雲
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
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紙者
乃純陽也同上

東都有妓名楊柳絕色也一道人來往其家屢輸
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迫之道
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
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於
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

覺館賓蕭某與楊久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
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樓雲庵雲
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獲惟壁上有詩
曰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
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鷄鳴後庵遺火
無了遺而題詩之壁巋然獨存亦一異也同上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呂秀才
托宿黃以其藍縷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
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

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
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
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
折落來地上倩誰看同上

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九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後集

神仙門下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歸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
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哭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
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
閱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諒謫
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
神宇清邁滕知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
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

聞之憮然大哭而別莫知所之東軒筆錄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
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
心三疊盡珠看舞胎仙使萬釘寶帶貂蟬富
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
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滙浦
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
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
按而歌之輒以俚語竄入粹然自市井氣不類

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
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
以物色迹迹之知其為呂洞賓也東坡

後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

中道者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
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
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
呂翁也靈樞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絕相類浮世榮枯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
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新安聶師道宗徵少事道士子方求發迹遊名
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徵實輔佐
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
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
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
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
於此山谷

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
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
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
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丹罷椀
浸星宮呪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
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鷺翎頂更殷
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筇扶
捉拄菖蒲節筍憤高簪玳瑁斑新隱漸開
侵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

鹿紅杏枝低掛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
藏久白驢頑手踈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秘
不慳寶錄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鎖玉連環
常尋靈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
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
銷還打默考仙經註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
窓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
琴夜撼闌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冷耳响
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

今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
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
多出師道本傳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
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
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
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
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
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詩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

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窮歡喜不
柰閑人背痒何隱居詩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
杜翁遇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如渥丹
有孺子色既久告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詩杖
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 西清詩話

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
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
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

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
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
士擔兩大甕瓦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瓦乃二口
豈洞賓也 西清詩話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
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
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
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
欄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

吹去意還驚眉黛感山青鏗鐵板閑引步
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
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秦真人詞也歌
罷得數錢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夷堅志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
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
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
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
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

蓋跃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東坡

近有人遊羅浮留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
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
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木林歌詩云雲來
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

白西清

太學體遠齋饒州同人遇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
多年一日來客位相約訪同人請假歸齋假簿中

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
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
詩不休今是堂手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
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存
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
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
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
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

婦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運人相傳
如此後頗有仕進者東坡

張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
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珞者數百人揖亶出
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
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
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
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
還家有仙人曰子詩雖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

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王直方詩話
熙寧中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叅軍一日有道人來
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皇冠羽旆縹緲見鏡
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隨此勉
自修證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憐之
遂弃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
行時新建主簿劉紕臣有詩雖非警拔亦
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叅軍脫去青衫
作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

鼎烹玉兔山前藥花首金鰲背上春莫恠少
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復歸姑蘇不知
所終復齋漫錄

唐清遠道士同枕恭子遊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
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
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
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進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
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
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

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數句云吟晚
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
曰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
一才鬼耶 許彥周詩話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
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余問之曰汝知金丹訣
耶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
余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
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歆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
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解而去求變化輕
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
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
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
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余
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
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
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丹內以主之也子之說言

然哉後十餘年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
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
千暮年乃成公喜告余曰吾藥成可服矣余謂
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
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今吾藥如是以是知
其成無疑矣余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
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
曰我姑俟之蘇子由龍川略志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後集

